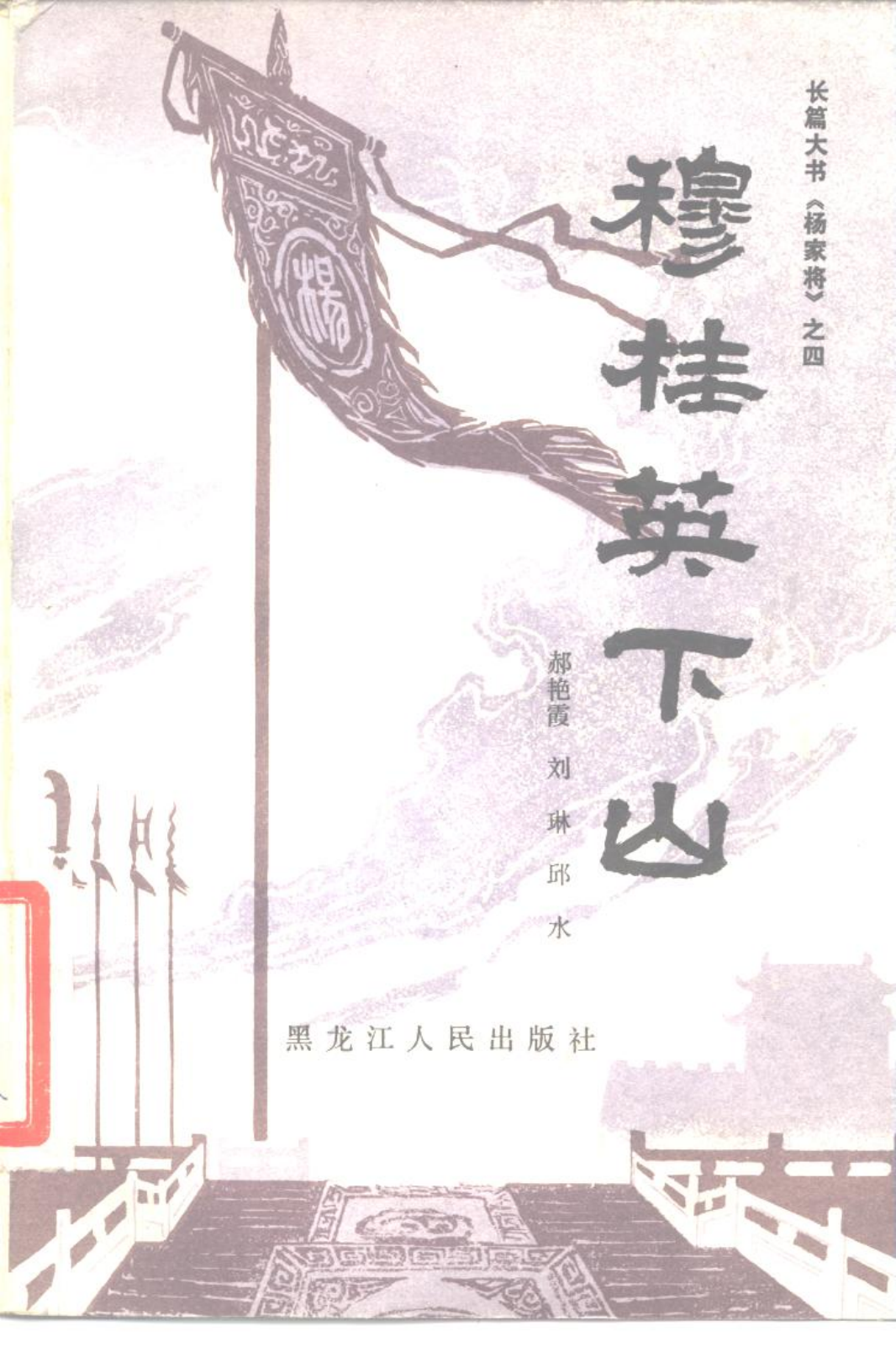


长篇大书《杨家将》之四

穆桂英下山

郝艳霞 刘琳 邱水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长篇大书《杨家将》之四

穆 桂 英 下 山

郝艳霞 刘 琳 邱 水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润生
封面设计：赵凤岐
封面题字：房 坚

长篇大书《杨家将》之四
穆 桂 英 下 山

郝艳霞 刘 琳 邱 水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9 12/16·插页2·字数 201,000

1982年4月第1版

198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41,000

统一书号：10093·412 定价：0.82 元

目 录

- 第一回 天门阵六郎中毒
幽州城孟良揭榜…………… (1)
- 第二回 撞骠马孟良巧应变
盗凤发四郎暗帮忙…………… (21)
- 第三回 穆桂英放生留盗靴
孟伯昌纵火烧山寨…………… (39)
- 第四回 穆桂英智擒小将军
孟伯昌巧劝杨宗保…………… (59)
- 第五回 穆桂英活捉老公公
杨延景怒斩亲生子…………… (80)
- 第六回 小姐一气回山寨
君臣三路请桂英…………… (103)
- 第七回 王怀女刀伤白天祖
穆桂英兵发代州城…………… (122)
- 第八回 姜飞龙飞刀伤女将
杨宗英下山认亲娘…………… (139)
- 第九回 取血衫苗家庄迷路
扮小姐杨宗英捉妖…………… (157)
- 第十回 壮金娥松林认子
卓凤山宗英结缘…………… (175)

第十一回	取解药二英脱险 探军情四将遭擒.....	(200)
第十二回	四郎探母报密信 六郎救驾捉王强.....	(216)
第十三回	穆桂英说解天门阵 杨排风戏打莽英雄.....	(236)
第十四回	杨五郎下山助战 穆桂英遣将派兵.....	(255)
第十五回	穆桂英走马破天门 杨八郎蒙面救兄长.....	(270)
第十六回	开城门四郎引宋将 拿肖后南北罢刀兵.....	(289)

第一回

天门阵六郎中毒 幽州城孟良揭榜

杨元帅和颜荣打赌一百天之内破天门阵，双方击掌，然后，六郎带领众将和老太君转回代州。到了帅府以后，升堂坐在了虎皮椅上，众将在两旁站下，八千岁、老太君、寇大人和高君保坐了陪座。因为在朝中皇上为大，在军中就以元帅为大。龙不离滩、凤不离阁、帅不离位，所以杨元帅就坐在上边落座。

元帅对八王说明刚才和颜荣打赌破阵之事，八王很替元帅担心。八王对天门阵也没听说过，就问：“元帅可有什么办法破阵？”

元帅说：“此阵是老母亲认出的。如何破阵，还要请母亲指教。”

太君苦笑了一下，说：“延景，你以为他给你一百天期限还算多吗？这天门阵里一阵扣一阵，阵阵都有不同的变化。如果颜荣把天门阵摆得有头有尾、整整齐齐、一阵不少，应当共有一百单八阵。这一百天嘛，只怕很难破！”

太君这句话使杨元帅大吃一惊，转眼间脸上布满了愁云。众将也很为难，孟良、焦赞更是心急火燎，早就想闯

进阵中，可是未能如愿，憋了一肚子火。现在见太君说很难破阵，六哥又是面沉不语，他二人一同过来见元帅：“元帅，休把敌人这座阵抬到天上，就是铜墙铁壁，我也打它个透明的窟窿！”

众将听了，哭笑不得。二人又说：“请元帅给我们一支将令，我二人去打天门阵！”

元帅摇了摇头：“二位贤弟，你二人虽然本领高强，可是要破天门阵，本帅还不放心！那里边阵阵尽是机关，去了凶多吉少，本帅不准你二人出马！”

二人一听，好嘛，碰了一个大钉子！

元帅说：“二十四位边关总兵要轮流查城，小心敌人来攻！”说完，请八王回行宫，母亲和各位女将各自回房。

孟良、焦赞见元帅为难，心中更加着急，忙说：“今晚我二人巡城。”

元帅说：“要多加小心！”

二人退下帅堂一商议，不如今晚去天门阵观察一个究竟，难道人家有人能摆阵，咱们就没人能破阵不成？

两个人打好主意，白天吃好、休息好，到了夜晚，二人没顶盔没挂甲，根本也没巡城，到了北门就叫军兵开城。军兵问：“二位将军可有令？”

孟良说：“正是奉令查城，要到外边看看有什么风吹草动！”

军兵开了城门，二人催马出城，嘱咐军兵把城门关好，就直奔天门阵而去。

说也真巧，二人刚走，杨元帅就来了。因为听老太君讲

了天门阵的厉害，心里烦闷，夜里实难入睡。忽然想起孟良、焦赞这两个祸头总想去天门阵，他们又不知道里边的奥妙，万一闯进去就会有性命之忧！今夜这二人又提出巡城，若是不守军纪私去天门阵，万一有了差错也悔之不及！因此，就带着几名亲兵去巡城，先到了北门。

守城军兵一看元帅到，急忙施礼：“元帅，孟、焦二位将军刚刚出城去巡查。”

元帅一听就是一惊：“他二人干什么去了？”

“说是奉元帅命令，出去查探敌情。”

元帅听了，就知道二人要惹祸，忙问：“走多长时间了？”

“才出去不多时。”

“给我开城！”

“是。”

北门开了，元帅带了几名亲兵马上出城去了。

老太君今晚也是思前想后的，考虑颜荣摆了这座天门阵该当怎样去破，一夜未眠。待到鸡叫五更天色方亮，太君起床后带众女将到帅堂来见元帅。

八王和高君保早已来到帅堂，边关众将除去孟、焦二人外也都到了，就是不见元帅。大家莫名其妙，不知元帅为何不到？太君急派宗保到六郎寝房去看，结果也不在。

大家正在纳闷，从外边进来了几名亲兵和孟、焦二将，把元帅抬进来了。众人一见，无不惊讶！

孟、焦二将和几位亲兵，
抬进来三关大元戎，

大家全都发了愣，
忙围过来看分明，
只见元帅昏迷不醒，
嘴唇倒比树叶青。
太君忙问孟、焦二将：
“你六哥这是为何情？”
二人此时泪如雨：
“我们昨夜去巡城，
想出城去看天门阵，
六哥追我们到阵门庭，
刚想进阵看一看，
从里边刮出一阵风，
没见有人出天门阵，
就听六哥哎呀一声，
由马上摔倒在大阵外，
吓坏了我们二弟兄。
忙叫亲兵来抢救，
这才连人带马转回城。”
有人把暖床准备好，
放下了元帅郡马公。
男女众将团团围住，
还有太君、郡主和南清宫。
齐声都把元帅唤，
杨延景恰如死人一般同。
众人看罢多忧虑，

边关将个个怒冲冲：

“孟良、焦赞你们说实话，
元帅究竟是为哪宗？”

二人急忙来分辩：

“我们说的都是实情！”

太君又派人到营内，
请来随军几位医生，
仔细给元帅来诊断，
周身上下并无伤疼。
齐说看不出元帅是什么病，
请八王千岁另请高名！
一句话吓得八王魂不附体，
老太君咬牙切齿骂辽营：

“既然限期来破阵，
就不该暗中把毒计生。

这样做事无信义，
不杀辽寇我气难平！”

孟良、焦赞就要出马，
太君又拦挡说不行，
这二人急得直跺脚，
也急坏了边关众英雄，
六哥要是有个好歹，
哪个为帅领军兵？
大家正在为难处，
从外边跑来一个亲兵：

“东门外有个道长来报号，
他言说徒儿就是大元戎。
任道安是他的道号，
收郡马就在英州城。”
太君一听高了兴，
八千岁说声快接迎。
众将出去接道长，
果然是道貌岸然有仙风。
九梁道巾头上戴，
银灰色道袍裹身形，
水火丝绦腰中系，
白袜云鞋二足蹬；
两道慈眉一双善目，
五绺长髯飘洒前胸。
众人施礼见道长，
接到帅府虎堂中。
请道长在上边落下座，
素茶素饭准备成。
道长摆手说：“不用，
听说徒儿在代州来交鋒，
因此进城来看延景，
为什么大家这样战战兢兢？”

还没等太君搭话，孟良、焦赞就跪下了，口尊：“老恩师，快救命啊！”

任道安把二将搀扶起来：“别着急，快起来！怎么回事啊？”

孟良就把昨夜的情形向任道安说了，然后太君叫人把元帅抬来，请任道安观看。道长看完后长叹一声，叫把杨元帅抬下去。孟、焦二人心想：“如果六哥好不了，我们也不能再活下去！”

道长喝了杯清茶，然后说：“这分明是昨夜他到天门阵，不知经过哪个阵门，中了里边放出来的毒气。这种毒气大概是成一条线喷出来的，而不是一大片，所以只打到了郡马身上，而使他昏迷不醒。既然已经打赌破阵，天门阵的守阵人就不当施放暗器！”

众人说：“既然道长知道，就请快救他一命吧！”

宗保只哭得如泪人一般，八王和太君都很焦急，边关众将也有低头掉泪的，也有埋怨孟良、焦赞的。

任道安说：“大家不必害怕。我知道此病，也有偏方医治！”

太君说：“那就请道长快开方抓药，救病如救火呀！”

道长说：“药方好开，一共十六味药。不过药引子不好找！”

孟良、焦赞上前施礼道：“道长快讲，哪怕这药引子生在天边海角，我二人也要取回来，救活六哥！”

任道安说：“药引子就是龙须凤发。龙须好办，八王千岁的胡须剪下几根就行；凤发可就得要当今女皇肖太后的几根头发。”

听了任道安这话，大家全难住了，肖太后的头发怎么弄呀？除非把她杀了才能弄到头发。现在连天门阵都还没破，哪儿谈得到去杀肖太后哪！

道长又说：“元帅交的朋友不少，这就得看有没有象任秉那样肯舍命为友的人了？现在是紧关节要的时候，谁能去幽州城？”

话音一落，众将全都上来了，都争着要去。这时就听一声大喊：“你们谁也不能去，我去！”

道长顺声一看，正是孟良，“任道长，我会说北辽话，我也到过幽州，该由我去盗发，救我六哥！”

道长一看，暗暗夸奖：“杨延景果然交下一些过命的好友！”

孟良施礼便开言，
口尊：“道长听周全，
六哥为我们俩遭危险，
怨我和焦赞惹祸端；
就是不怨我和三弟，
孟良去盗发也理所当然。
我还会说北辽话，
也曾到幽州呆过几年。
孟良我说到就做到，
不怕风发远在天边！”
说罢又尊声八千岁，
又对太君施礼抱拳：
“孟良要盗发马上走！”
八王和太君为了难，
回头看看任道长：

“此事重大非同一般！”

任道长此时把头点：

“八王和太君莫把心担。

我看孟良这员将，

粗中有细不平凡。

他又会说北辽话，

能把凤发盗回还。”

太君说：“他曾多次交过战，

放火烧过敌营盘。

一旦到幽州被识破，

怕的是性命难保全！”

孟良说：“我要化装巧改扮，

请千岁和盟娘把心放宽！”

焦赞说：“我和二哥做伴儿去。”

孟良摆手叫：“老三，

此去幽州很危险，

人多了不易返回还。

我这个火葫芦交给你，

你替二哥来保全。

二哥回来再还给我，

二哥不回你就把它带身边！”

孟良的这句话倒惹得焦赞不爱听了，焦赞说：“谁愿意要你的葫芦？我愿意你回来，我还把它还给你！”

任道安说：“孟将军，你得几天回来？”

孟良问：“我六哥的病能维持几天呢？”

道长说：“我现在先给他吃解药，能维持几天。不过，你是越快越好！”

大家全替孟良为难，不知他怎么进幽州，又如何去盗发？

孟良可满不在乎！他本来是红脸，涂成了一个黑脸，穿了一身青，扮成了一个商人。又在马的褥套里装了不少银两，准备做买路之用。不带斧子，暗藏了一把尖刀。准备完毕，对任道安说：“您等着吧，若是盗不来肖太后的头发，我就不回来喽！”

八王、老太君和男女众将，对他全是千叮咛、万嘱咐，尤其是焦赞，咧着大嘴直掉眼泪！

单说孟良打马出城以后，绕过了敌营直奔幽州，一路上心如火燎、快马加鞭，天刚过午，就来到了一条大河河边，过了河就是幽州。但见河的北岸座座辽营，成层成片，看来辽邦戒备森严，不用说过辽营，眼下这条大河就过不去！

孟良下马在河边四下了望，心中非常焦急。这时，从上游河心冲过来一条小船，船上的老渔公约有六十来岁，头上挽着发髻，身穿青衣、脚踏翁鞋，花白的短须显得精神饱满，孟良一见有船来，十分高兴，忙喊：“老渔公，请把船摆过来，我要过河！”

渔公听见，把小船摆过来了，撒锚搭跳，渔公下了船，问道：“这位黑壮士，干什么呀？”

怎么叫他黑壮士呀？他不是把脸涂黑了吗！

孟良说：“我去幽州做买卖，你把我渡过去吧！”

渔公说：“我这是打鱼的小船，不渡人。”

孟良问：“有渡人的船吗？”

渔公说：“没有。你往北看看，辽兵的大营围住了整个幽州，一共是八道。因为现在战事很紧，幽州城就更紧了。原来为过往行人准备的摆渡，现在全没了！”

孟良问：“为什么呢？”

渔公说：“怕中原的奸细混入幽州。”

“那就没有偷着来渡人的吗？”

渔公说：“不敢。原来倒有几个，可是被军兵发现了，就地正法，当时就砍头。现在没人再放船渡人了。”

孟良说：“老人家，那你为什么还在河里驶船呢？莫非说不让渡人让打鱼吗？”

渔翁说：“那也得分是谁！我行，别的渔船可不行。”

孟良问：“这又为什么呢？”

“瞎，别问了。不提不伤心，一提就勾起我这心事来了。我不是告诉你不渡人吗？你这幽州的买卖是做不成了，到别处去吧！”说完转身就要上船。

孟良心想：“他一上船走了，我还到哪儿找船去呀？”急忙一个箭步窜上去，说道：“老人家，你把我渡过去吧，我多给船钱！”

渔公说：“那可不行。叫巡逻的看见，我这吃饭的家伙就得搬家！”

孟良说：“老人家，有官就有私，有私就有弊。何官无私？何水无鱼？”

老渔公说：“别对付，不行！”

孟良一急，有心要杀老头，一想：“不行，杀了他谁还能把我渡过去呀？”强压心头怒火，又跟老头说好的：“老人家，把我渡过去吧，我有急事！”

渔公说：“就是我把你渡过去，这八道辽营，你身边没有腰牌，能过得去吗？”

孟良一听说得有道理，自己没有腰牌，不能通过。如果硬打，也闯不过八道连营。再说一暴露身份，就什么也办不成啦！这可怎么办呢？一着急，不由自主地望天长叹：“天哪、天哪，六哥可要没有命啦！”

老渔公闻听此言愣呵呵，

开口叫声黑大哥：

“请问你六哥名和姓，

为什么不过河他就不能活？

我看你这个中原人挺忠厚，

说了实话我渡你过河！”

孟良闻听吓了一跳，

这个实情可不能说。

渔公又接着往下问，

只急得孟良把手搓。

渔公说：“你是不是中原的奸细？

此处只有你和我，

你只管对我说，

你说的六哥是哪个？

一定要跟我说明白！